

# 幼儿园办托班，只是“帮忙看孩子”吗？

■记者 闻心玥 通讯员 陈春艳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## 话题热1°

新手妈妈陈芬发现，自己两岁半的双胞胎女儿变了：以前晚上闹到11点还不睡，现在八点半就乖乖洗漱上床；以前回家从不洗手，现在一进门就喊“妈妈，要洗手”，还能自己吃饭、收拾玩具。这些变化，发生在她把孩子送进幼儿园托班之后，准确来说，是刚满一个月。

起初，陈芬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，想帮两个女儿养成良好的作息和习惯。没想到，“姐妹俩好像一下子长大了，跟有魔法似的。”送孩子上托班，给她带来了许多意外之喜。

陈芬的感慨，得益于嘉兴正在大力推进的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。这项改革将2~3岁幼儿的保育教育与3~6岁幼儿的教育纳入整体规划，用幼儿园的专业底子，筑牢托育的质量底线。

截至2025年底，嘉兴全市托育教育一体化幼儿园占比已达52.28%。但另一组数据同样值得关注：全市2~3岁幼儿入托率为15%，绝大多数2~3岁的孩子仍由家庭照料。

一边是政府力推的托位供给，一边是家长对入托的犹豫不决，这之间究竟有怎样的隔阂？幼儿园办托班，到底办得怎样？如何才能让更多家长像陈芬一样，从“试试看”变成“放心送”？



## 观点深1°

托育教育一体化，本质上是公共资源对家庭育儿的一次系统性补位。嘉兴用52.28%的开设率证明：幼儿园有能力把托班办起来。但全市15%的入托率也提醒我们：办起来不等于被接受。

这中间的鸿沟，既有观念之困，也有资源之困。托育理念尚未建立，结构性错配又让托位无法精准触达真正有需求的家庭。

事实上，幼儿园托班提供的，不是“有人看孩子”的替代方案，而是一个孩子从“自然人”走向“社会人”的必经阶梯。2~3岁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敏感期，家庭独养模式恰恰缺失了同龄互动、混龄社交、规则意识等“社会基因”。这一价值，需要被看见、被体验。

嘉兴的探索与努力，正在悄然改变现状。逐年攀高的幼儿园办托率，日益优化的“15分钟托育服务圈”数字地图，让托位找得到人、人找得到托位。医育融合让专业力量介入托班，教研体系让托班教师有标可依，科学育儿指导把理念送进社区。而幼儿园办托班的价值，终将在时间中得以验证，在品质里得到认可。

## 采访多1°

### 托班有“魔法”

陈芬每天都会收到女儿托班班主任孙秀萍发来的“在园情况记录表”：孩子喝了几杯水、午饭吃了多少、午睡多久、情绪如何，有时甚至详细到尿液颜色。自2022年塘汇实验幼儿园开办以来，孙秀萍就一直带托班。“家长最担心的就是不知道孩子在园里怎么样。”她说，“我们把细节及时告诉他们，他们的焦虑也就放下了。”

从大班转岗到托班，孙秀萍也迷茫过。“只要用心读懂孩子，他们就能适应得很快。”2~3岁的孩子不会用语言表达需求，哭、跺脚、躲角落，信号各不相同。有经验的老师能分辨：这是饿了、困了还是想要抱。

细致、耐心、懂得倾听，是托班教师必备的特质。塘汇实验幼儿园园长颜晓倾向于选做了妈妈的老师带托班。“有育儿经验，能理解家长的心态，更能从细节中发现孩子的问题。”

在嘉兴市第二幼儿园，老师们把功夫下在孩子入园前。暑假里她们挨家挨户家访，并留下自己的照片和幼儿园的视频，让孩子提前熟悉。

照片上，老师们或扎辫子，或戴粗框眼镜，或别卡通胸针，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记忆点。孩子记不住名字，但能记住“扎辫子老师”。等正式入园时，孩子看到熟悉的面孔和场景，哭闹便少了大半。

这便是幼儿园办托班的第一重优势：专业师资。从入园前的家访铺垫，到入园后的每日记录、即时反馈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照护闭环。

相比家庭或社会托育机构，幼儿园拥有独立的楼栋、充足的户外空间，以及功底扎实的教师团队。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，构成了幼儿园办托班的第二重优势——可调动的丰富资源。

第二幼儿园托班的孩子，每天都能保证两小时户外活动：玩泥巴、晒太阳……“泥土里的微量元素最丰富，靠近泥土的孩子身体会更健康。”第二幼儿园园长唐燕说，“所以我们托班孩子请假的很少，出勤率特别高。”

华侨修明幼儿园托班的孩子，能在园内体验烘焙课、游泳课、感统训练，充分锻炼动手能力、运动协调能力。这些课程和场地，家庭无力复制，普通托育机构也望尘莫及。

混龄教育，这是幼儿园办托班独有的优势。托班的孩子每天都能和幼儿园的哥哥姐姐一起玩耍，哥哥姐姐会主动牵起他们的手，他们则常常一脸崇拜地望着哥哥姐姐。

华侨修明幼儿园园长赵坚芳认为，混龄教育带来的不仅是运动能力的提升，更是社会化的天然课堂。小小孩在观察、模仿中学习，大孩子则学会了照顾、分享与承担责任。

这些资源整合起来，指向同一个目标：培养2~3岁孩子最核心的能力，不是认字、背诗，而是情绪、习惯和社会性。托育教育一体化最重要的，是用专业的师资、丰富的资源、精细的照护，帮助孩子从“自然人”向“社会人”过渡。

### 托位有“温差”

“还有托位吗？”开学一个月了，第二幼儿园仍然经常接到这样的咨询电话。这所老牌公办幼儿园开设托班多年，去年6月招生时，两天就有55个孩子报名。第二幼儿园中心园位于入托需求旺盛的科技城板块，而家长们的坚定选择，也离不开幼儿园多年积累的托育口碑。

塘汇实验幼儿园虽是新建园，却靠“高配”打出了特色。幼儿园托班通常每班配两名教师和一名保育员，而塘汇实验幼儿园在塘汇街道的支持下，将托班师资升级为“两教两保”，专业、精细的托育服务，让现有的3个托班全部满员，托位供不应求。

作为乡镇公办幼儿园，嘉兴绿城育华天鹅湖幼儿园从筹建起就把托育纳入整体规划，凭借先进的托育教育理念，小班与托班同步满员运转，周边村、社区的不少家庭都慕名而来。

但不少幼儿园的境遇却是另一番光景。嘉兴市第三幼儿园的两个园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招生情况：南湖新区园没有多余教室开设托班；而老城区的本部园虽有闲置教室，但周边幼儿园较多，托育需求相对有限，生源分散。

这种供需不完全匹配的现象并不少见。托班选择通常遵循就近原则，部分区域生源集中，家长有需求，但幼儿园资源有限；受限于生源分布情况，老城区、乡镇则存在部分托位空置。

开设托班还有季节性的冷热不均。秋季报名少，春季却常常爆满。不少家长觉得冬天孩子容易生病，等开学再送；有些家长认为，让孩子在小班开学前适应一个学期便够了。华侨修明幼儿园秋季只开一个托班，春季则需要开两个。这种波动给师资调配带来压力——春季扩班需要临时增配老师，秋季缩班时老师又面临“闲置”风险。

伴随着出生率的下降，不少幼儿园办托班是被动“向下延伸”，但这些用心落地的托班，在解决托育难题、消化闲置资源上做出了切实贡献。

第三幼儿园本部园将托班孩子与小班共同编班，以混龄模式激活闲置资源，收获了远超预期的教学效果；华侨修明幼儿园则推出随时入托、半日托、临时托等模式，用灵活服务匹配家长需求。

然而，幼儿园再努力，也绕不开一个最根本的问题：家长托育意愿不足。托班这个选项，就从未进入过帮儿子带娃的吴文娟的视野：“这么小送什么托班？生病了怎么办？老师照顾得过来吗？我自己带挺好的，不用花这个钱。”

目前，公办二幼儿园托班保教费为每月900元，一级园为每月1050元，加上其他费用，一个月需要1000多元。沈羽凡是个95后妈妈，她坦言，她和公公婆婆都能带孩子，“每月多花这1000多元，感觉没必要。”

如何跨越这道认知与信任的鸿沟，是幼儿园办托班必须直面的一道难题。

### 破局有实招

“你得让家长觉得，读托班既有意义又让人放心，他们才愿意来。这两件事少一件都不行。”唐燕迎说道。

为此，嘉兴在让家长“安心托”和“愿意送”上同时发力。

在第二幼儿园，保健医生于群芳偶然发现有一个托班的孩子不会咀嚼。凭借专业知识，她一项项排查原因——口腔发育、生长状况、家庭饮食习惯，最后发现症结在于孩子的奶奶总喂孩子吃饺子，孩子只学会了吞。于是她进班教孩子如何咀嚼、吞咽食物，几周后，孩子会咀嚼了。“有些细节，家长注意不到，带班老师也未必理解，就需要有专业知识的人来做。”唐燕迎说。

“医育融合”是提升托育教育一体化质量的一个关键词，除了发挥园内保健医生的作用，嘉兴还联合市、区妇幼保健院为每所幼儿园配备健康指导员，探索建立“健康副校长”机制，把医学专业力量引入托班，补齐幼儿园教师养育照护能力的短板。

与此同时，嘉兴全力提升托班教师自身的专业能力。2021年，嘉兴教育学院组建了托育教研中心组，开创“市域视导联盟—片区协同联盟—园所赋能联盟”全域联动式三级研修生态，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，并为托班教师提供可操作的工作指南，托班教师也拥有了专门的培训课程和学分。目前，平湖市建立了“双证准入+分级培养”师资体系，实现该市135名保教人员双证持证率、在职培训率、学历合格率“三个100%”。

“更重要的是让家长了解，幼儿园托育跟家庭带教完全不一样。”嘉兴市托育教研员汤含倩介绍，嘉兴教育学院从2017年起创办“小禾苗成长营”，由各幼儿园面向0~3岁婴幼儿家庭开展科学育儿指导服务公益活动，“这些活动不仅向家长普及了科学育儿知识，也帮助幼儿园招到了不少孩子。”

今年，秀洲区创建了9个“秀娃托幼驿站”，选址在图书馆、妇幼保健院、社区服务中心等地，由幼儿园运营，每月开展亲子活动、义诊、育儿咨询，把科学育儿指导送到市民家门口。

这些努力正在改变家长的观念。参与过“小禾苗成长营”的家长冯晓梅深有体会：“以前觉得托班就是帮忙看孩子，参加了活动才知道，原来0~3岁婴幼儿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期，在托班，孩子们能学到这么多。”

从医育融合到教研支撑，从师资培养到科学育儿指导，嘉兴正一步步填平那道鸿沟。从“试试看”到“放心送”，或许只是时间问题。